

战争与战略

高体乾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前　　言

战争是国家、民族、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政治特殊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而战略是驾驭战争走向胜利的指导。有什么样的战争观，就有什么样的战争指导，战争观对于实施战略指导原则和方法，有决定意义。一般地说，古今中外的战争有两种，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正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战争，这种战争有它不同于反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而反革命战争，是反人民的非正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战争，也是有它自己的指导规律。战争性质不同，规定了各自的战争指导路线和原则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军事领域，创立了唯物主义战争观，克服了剥削阶级军事思想的主观性和狭隘性，使我们对战争有了规律性的认识。他们揭示了战争产生的阶级根源，指出：只有消灭阶级才能消灭战争的阶级本质。区分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要积极拥护正义战争，坚决反对非正义战争。他们历史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各强国不断发动对弱小国家的侵略战争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殖民战争，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由虚伪的民主发展到公开的反动；其对内公开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对外公开地进行掠夺的战争。因此，任何帝国主义战争都是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只有被反动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战争才是正义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为反对专横的暴君利益而进行的更加有力的革命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先进阶级进行正义的革命战争的

一般规律。他们指出：“无产阶级解放在军事上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又说：“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拿破仑有历史意义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的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同上）所有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包括封建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革命战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革命战争等等，在军事上都创造出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更加创造出动员广大群众运用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斗争方法，而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实践还在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战争时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75页）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也是它的根本规律，规定了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战胜其敌人，规定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斗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主张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随着战争的发展，又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等等。因此，产生了一整套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从本质上讲，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战争观，规定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用兵方法。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所创造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方法，经过长期指导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过俄国、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使之日益完善和发展，并且根据今后反侵略战争的发展，还会继续充实它的内容，成为指导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更加强大的思想武器。

本书在战争观和战略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上，试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以阐述，故名《战争与战略》。战争观方面拟从战争本质、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战争与和平、战争与经济、战

争与精神、战争与文化、人民战争、认识战争规律、正确指导战争等问题加以说明。在战略方面，拟从战略概论、战争准备、战略进攻、战略防御、军事战略领导、战略后勤等各项加以粗略阐述，还须深入探讨。

1975年，我由于做胆囊手术后，半年疗养期间，开始编写初稿。病愈后，因忙于组织领导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时断时续。1982年我退到二线之后，得以集中一些时间来进行撰写。但光阴似箭，转瞬又过几年，现在虽然定稿，但由于个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与战略的论述学习体会不深，对本书中许多问题研究得不够深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4年6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战争基本观点	(1)
一、战争的本质	(1)
二、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8)
三、战争与和平	(14)
四、战争与经济	(21)
五、战争中的精神因素	(25)
六、文化战线是战争的重要战线	(30)
七、人民战争	(35)
八、现代战争高速度与时间空间的关系	(40)
第二部分 战略概论	(47)
一、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	(47)
二、军事战略的产生与发展	(52)
三、我国军事战略的特点	(57)
四、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	(60)
五、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	(68)
第三部分 战争准备	(79)
一、战争准备的意义、特点和原则	(79)
二、战争准备的主要问题	(82)
第四部分 军队动员与集中展开	(124)
一、军队动员	(124)
二、战略集中和展开	(127)
第五部分 战略进攻	(134)

一、战略进攻概述	(134)
二、突然袭击的战略进攻	(154)
三、多方向的战略进攻	(163)
四、在战争过程中战略进攻的几种情况	(173)
五、战略进攻战局	(177)
第六部分 战略防御	(195)
一、战略防御概论	(195)
二、现代战争战略防御行动	(254)
三、战略反攻	(296)
四、战略退却	(314)
第七部分 战略领导	(330)
一、战略领导机关的组织体系	(330)
二、正确决定战争目的与军事战略的目的	(334)
三、制定国家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针	(336)
四、正确决定主要作战方向	(339)
第八部分 战略后勤	(344)
一、战略后勤的意义	(344)
二、国民经济与战略后勤的关系	(347)
三、现代战争战略后勤的特点	(350)
四、严密组织后方物资勤务保障	(353)
五、充分利用战区资源人力，实行后方补给与 就地取给相结合，保障物资供应	(358)
六、交通运输是物资保障的重要环节	(358)
七、后勤的组织体系	(360)
八、后勤兵力部署	(362)
九、后勤指挥自动化	(364)
十、加强后勤快速保障能力	(367)
附录：	(369)
一、战略进攻会战实例	(369)

二、战略追击实例.....	(389)
三、战略追击的另一种样式.....	(431)
四、战略防御会战实例.....	(459)

第一部分 战争基本观点

一、战争的本质

战争的本质，是指战争与其他有关事物的内部联系，是战争内在矛盾运动的反映。战争的本质比战争的现象更深刻、更稳定、更隐蔽。人们只有通过对战争现象的观察，经过抽象思维才能逐渐认识战争的本质。所以，人们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和对其他事物本质的认识一样，也是一个从不甚深刻到逐步深刻的不断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一些思想家与军事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比较模糊，直到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辟了认识战争本质的科学之路，科学地揭示战争本质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的本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阶级政治的继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本质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战争本质观的认识，使之成为指导人们研究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锐利武器。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战争本质的认识

几千年来，人们对战争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但由于各个时代人们的阶级立场以及认识水平的差异，对战争的本质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认识。

我国从奴隶制夏王朝产生后，利用战争征服和掠夺其他部落财富的战争多起来了，这时也随之产生了凿龟预卜战争命运的现象。一

直到周王朝，宗教迷信不仅反映在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战争观上。这一点从《周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周易》中虽然具有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但这时人们还不能摆脱宗教迷信思想，因此预卜战争命运的迷信还在继续着。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始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出现了一些新的军事思想家。

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总结了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写成了《孙子》一书。这本书比过去更深刻地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对于战争的认识。孙武并不反对战争，认为如果看不到用兵的危害性，也就看不到用兵的利益，“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作战篇》），比较全面地认识到了战争的利害关系。他把战争看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并把道作为首要条件。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计篇》）孙武所说的道，不是虚无的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西，而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孙武不仅看到了战争对政治的依附关系，接触到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同时他还反对以龟卜测知战争命运的迷信思想。“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用间篇》）因此，他在《孙子》中以很大篇幅阐述如何利用各种手段侦察了解敌人的真实情况，不为敌人制造的假象所迷惑，力争做到在战前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军事上向宗教迷信挑战，批判宗教迷信对战争指导的危害性的这些思想，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吕氏春秋·简兵》称“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惧”，认为战争是人类一起产生和发展的自然现象。齐国大夫田穰苴在《司马法》中指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司马法·仁本第一》）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开始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本质。

商鞅和尉缭在促使秦国封建化的过程中，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提出了更明确的看法。商鞅指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第十》）尉缭认为战争是为了诛暴安良，不是为了残害人民的，“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第八》）为秦国的统一战争制造了理论根据。尉缭对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认为政治是根本的，军事是派生的，军事是表现形式，政治是内容。“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那时就有这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说明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欧洲的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们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战争是各民族的自然状态。以后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战争是获得财产的自然方法，为奴隶主的掠夺战争辩护。意大利封建阶级军事理论家马奇雅维里也认为战争是自然的，也是必需的，歌颂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战争。

资本主义胜利和确立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对战争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他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第43页）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继续的观点，第一次廓清了以往对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模糊认识，纠正了被以往思想家和军事家颠倒了的看法，把战争看作是政治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是战争的一部分，深刻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战争与政治相互联系，并不是克劳塞维茨的发现，皮洛和若米尼早已经指出政治与战争是相互联系着的，他认为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政治和精神因素对战争有重大作用，没有触及战争是政治整体一部分这个实质。但在克劳塞维茨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指出，必须从一切战争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中去考察战争现象。这种辩证的认识，使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很高评价。但由于他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

主义世界观，在讲到战争与政治关系时，他把政治只理解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把统治阶级的国内政策包括在内。同时，即使讲到对外政策，也不把它看作是一定的统治阶级的政策，而是把它看作是整个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者。他只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未揭示政治的本质。因而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命题呈现出不彻底性。他的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点，暴露了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定局限性。这是因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与偏见，使他们不可能达到更高水平的认识。科学而正确地揭示战争本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

（二）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本质观

人类对于战争本质的科学认识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而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军事领域，用以分析历史上的战争和当时的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他们从战争与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经济联系中认识战争，说明了私有制是战争产生的根源，战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的继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战争产生的根源作了精辟的论述和分析。他指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就没有战争。到了古代氏族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可以生产出超过维持生存所必须的产品，财富的私人占有出现了，富者与贫者之间的差别、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别也随之出现了，旧的公有制度逐渐解体，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各个氏族和家庭之间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便发展起来。氏族、胞族部落内部分化出了氏族显贵，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和其他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侵占一部分公共财产，并利用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机会发财致富，甚至形成了以战争为职业的集团。军事首领担负指挥战争的职能。以

前部落之间进行战争，仅仅是为了报复侵犯者或者为了扩大已经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主要是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战争成为经常性的职业了。

从我国历史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部落内部出现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随之也形成了各个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例如黄河中上游的黄帝部落，就曾经和以蚩尤为军事首领的东方部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两方部落，曾会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县）和冀中之野。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联合，在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从有关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各个部落联盟的氏族显贵，都要占领肥沃的土地，掠夺财物和奴隶，而战争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主要手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自从私有制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战争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概莫能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又是公开的，并且最终发展为战争。剥削阶级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必然或迟或早地引起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而剥削阶级必然使用有组织的特别是暴力工具，进行镇压被剥削阶级反抗的战争。这就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恩格斯在分析德国16世纪的农民战争时指出：“十六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这是因为当时僧侣处于统治地位，教会的教条就是政治，对封建制度的攻击必然首先是对教会的攻击。同时反封建的革命派随着时代条件的不同，或者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公开的异教徒形式出现，或者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这种异教徒反对天主教的斗争，是以宗教战争的形式出现的。虽然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

要求都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但并没有改变战争的阶级实质。

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各强国不断发动奴役弱小国家的侵略战争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殖民战争。马克思及时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夺取外国领土始终是‘夺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恩格斯也指出：“首先从战争中获利的是谁？只有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都深刻地阐明了资产阶级进行殖民战争，掠夺殖民地战争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必然使私有制和剥削阶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就需要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1854年就指出工人阶级要废除剥削制度，“就需要组成一支拥有足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以同敌军进行斗争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26页）。马克思在巴黎公社（1871年）之后指出，要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页）。恩格斯也指出使用革命暴力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是用枪杆、刺刀、大炮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他们认为，生产方式和生产交往之间出现的矛盾必然使封建统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导致政治上的反动，政治上的反动必然导致镇压人民或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战争，这种战争也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实质和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根本立场。

列宁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战争性质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有突出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化，始终把研究战前和战时政策作为寻找和识别战争性质的基本方法。列宁认为，任何战争都是代表一定阶级一定政府所实行的战前政策的继续，交战国在战时实行的政治和政策，与其战前的政治与政策密切相关，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继续。如果忘记

一切战争都不过是一种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会犯理论上的错误。所以，列宁在考察战争问题时一贯强调，不论何种战争，要想把握它的“真正实质”，就“应当研究战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页）。正是基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一观点，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而世界霸权又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战争是交战国内外政策的表现。列宁认为，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不可分割，不同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决定战争的性质，“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列宁全集》第25卷，第70页）。所以，任何帝国主义战争都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决不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民族。因为在国家政权还操纵在帝国主义者和金融垄断寡头手中，无产阶级处于受奴役地位的情况下，工人是没有祖国的。这就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宣传，戳穿了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及其追随者鼓吹的“大家都有权力保卫祖国”的无耻谎言及其帝国主义帮凶的真面目。并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进行到帝国主义阶级后的战争实质。

毛泽东同志在其一生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中，对战争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战争的本质作出了体现中国革命特点的科学结论。他注重对战争内在的矛盾和斗争的分析，侧重于考察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本质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同志认为，任何战争都离不开政治，并且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质的行动。但战争这种政治行为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特殊的政治，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当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无法再照旧前进时，必然要发生战争，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除掉，政治目的自然就会达到，战争也就随之结束；反之，障碍除不净，战争必然会继续进行，直至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极其形象而生动地说：“政治是不流血

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155页）这种概括，抓住了战争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最本质的特点，既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又讲清了战争与政治的区别，是对战争本质的高度的精辟的概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同志把战争的本质归结为“政治的继续”和“流血的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有着确定的内涵的，它主要是指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党派和党派、社会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以，毛泽东同志有时又把战争解释为“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无论把战争说成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还是把战争说成是最高的政治斗争形式，都是从政治与战争的关系角度阐明了战争的本质。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战争的本质认识上的独到之处，也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战争本质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出贡献。

历史上各种阶级的军事思想家，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大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有些军事思想家虽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未能真正认识战争的本质。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开辟了认识战争本质的科学之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本质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本质的科学结论，已经成为指导人们研究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锐利武器，并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引我们在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研究中继续开拓前进。

二、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自从人类社会有战争以来，就存在着把战争分为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两种。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经历了一

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深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和朴素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由迷信、偏见到逐步科学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战争观，正确地解决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及其之间相互转化的问题，为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战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历史上对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区分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认识，往往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和支配，带有“天命论”的色彩。在我国，大约在夏末，奴隶主就已经知道利用宗教迷信来欺骗和压迫奴隶了，他们称，国君是受命于天以统万民的“天子”，谁反对天子就是大逆不道。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就称自己是奉了天命来除残害人民的暴君的。后来史书上称商汤灭夏和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是除虐禁乱，救民于水火的正义战争。他们对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判断，都是从朴素的道义感出发，把顺天命和称民心作为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凡是除虐禁乱，顺乎天意合乎民心的，就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

春秋时战争频繁，人们对战争的性质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正处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在形成的过渡时期，对于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产生了两种认识。春秋末期，孔子把征伐自诸侯出看作是僭越的不义行为。把新兴封建势力向奴隶主夺权，说成是大逆不道。战国时期的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反映了他主观唯心主义的战争观。与此相反，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萌芽时期的军事思想。他说：“故诛暴国必以兵”。（《管子·参患第二十八》）这样，就把除掉暴虐的诸侯国的战争，当作正义的战争，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到了春秋末期齐国的军事家司马穰苴，对战争正义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

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第一》）以战止战，含有用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的辩证思想。到了战国末期，《吕氏春秋》的作者把慑服敌人，使人民得以生存，看作是正义战争。“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吕氏春秋·卷八》）“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卷七》）这就把战争的两种不同的性质区分得更明显了。并认为只有正义战争才能使百姓拥护政府，仇恨敌人，形成全国上下没有不和敌人作斗争的局面，“虽厮舆白徒，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吕氏春秋·卷八》）这种从战争的目的去分析战争性质的标准，虽然还很不完整，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战争性质的标准也还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军事家对战争性质论述的局限性和不足主要是，他们站在奴隶主贵族或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认识战争的性质。有的同情人民的疾苦，将人民的利益与战争的性质相联系，提出反侵略的主张，但并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只是站在现实面前，理智地认识到这是维护奴隶主贵族或统治阶级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们自然未能从历史发展方向上来认识和区分战争的性质，也就不能够从历史发展的方向上把握和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为了反对欧洲封建反动王朝的进攻，法国资产阶级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时的战争的确有正义战争的性质。但是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巩固以后，掠夺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非正义战争发生了，列强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非正义战争发生了，镇压巴黎公社的反革命战争发生了。但他们仍把自己打扮成正义战争的维护者，并且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或捏造歪曲事实来为自己的罪恶战争进行辩护。在他们那里，对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往往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由于客观环境和认识能力的制约，虽然有些思想家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能